

官校校慶 與有榮焉（一）

官校我來了

· 劉廣英 ·

引言

空軍一度擁有官、機、通、防、預、幼以及參大等七所學校，其中防空學校未進過，參大教過沒讀過，另五校我都當過名正言實的學生，其中，通校讀過兩次，機校一次（科官班三期），官校讀過氣象班，教過五四與五十五兩期。民國四十九年七月隨氣象班移編通校，但續以官校之名參加四十九年國慶大典，湊起來是三進三出。老朋友常逗我：「嗨！你是哪個學校的？」還會說：「幼校？不會說四川話，別扯了！」實則就有那麼一段奮鬥的日子，讓我與一些幼青有此奇緣。

空戰立功我有份

民國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，下午駐屏東的三大隊十架F-86，在陳景春帶領下，出海偵巡，在福建沿海與共機狹路相逢，展開一場激戰，最後，陳景春以機槍擊落敵機乙架，光



民國四十七年的「九二四」馬祖平潭間空戰，當時官拜中校的陳景春擊落乙架米格17型機，任務結束後，在作戰室向長官與同僚說明空戰經過。

榮返隊。機隊尚未落地前，訊息已傳到作戰室，在美麗的夕陽中，不但聯隊長張偉華將軍與基地人員群集，屏東市長也帶著同仁匆匆趕來親迎英雄。當時我在通信室值班等飛機歸來，不但沒有缺席，還依規定到任務機旁等待飛官下機，看他在紀錄表上對發報機與定向儀簽註意見，以便檢查或更換。目睹了疲憊的英雄與濕透的飛行衣，我當即行禮致敬。當天溫州另

一場由十一大隊出擊之F-86中，有四架配掛響尾蛇空對空飛彈，為該型熱追蹤飛彈全球首次實戰，以九比零全勝之姿歸來。

「八二三」勝利時任總統蔣中正先生傳令加發有功官兵一個月薪水（我們實領半個月，另一半分給辦公室工作同仁，這就是國父倡導的博愛精神）。就我個人而言，更重要的是我以中士之身，考進了官校氣象班正科十五期。

我國航空氣象發源於笕橋，成班於昆明

民國二十五年元月十四日，氣象學會在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，所在的南京北極閣開會，航委會代表陸鴻圖（後於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一日擔任空軍氣象總隊第一任總隊長），提出航校急需一位航空氣象教師兼氣象臺長，請會長（現稱「理事長」）竺可楨老師（南高教授，國立浙江大學校長兼研究所所長）推薦，於是德國柏林大學博士，曾到德軍實習，時任教北平師範大學的劉衍淮出任，同年十月六日劉氏攜眷三口（其中長子劉元後入幼校六期，官校三十二期畢業）到校就簡任三級（同中校，當時與教務處長是全校唯二中校）職。民國二

十六年日本發動七七蘆溝橋事變，即使八月十四日空戰就以六比零敗北，仍狂言「三月亡華」，圍攻我政經中心南京與上海。

為避免傷害，航委會決定遷航校於昆明，校方指派劉氏押運重要器材遷漢口，轉孝感，再到昆明，全校與眷屬隨後亦到達。

民國二十七年，建校已六年的航校，於九月一日在昆明正式晉名「空軍軍官學校」。次年十二月一日航委會設測候（民國三十六年改稱「氣象」）訓練班於官校內，以劉師為主任。由此可知，我國不但航空氣象教學始於航校，氣象訓練班亦誕生並寄身於官校（當時之畢業證書都是由航委會授予，參見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民國一〇八年四月號第二十一頁，氣象一期魯依仁證書）。

為幼校七、八兩期站校門大夜班衛兵

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初我考取官校氣象訓練班十五期，隨即由屏東三聯隊修補大隊通電中隊通修分隊離職，二度（首次於民國四十二年通信學校初級班十七期）到位在大鵬的預備學校入伍，並由中士降回二等學兵。當時校長劉為城將軍（航校四期）認

為，幼年生不宜站大營門的大夜班衛兵，於是晚上八點至清晨六點衛兵（兩小時一班）四人都由正科生輪值。一開始，機、通、防三校都有正科生在訓，尚不覺其苦，不久各校學生逐漸結訓離校，僅氣象十五期尚未畢業，於是我們十九位同學單挑校門衛兵（自己隊上的衛兵仍須照常輪值），以讓幼七與次年入校的幼八，兩期高中一、二年級同學能安心睡眠，確實很辛苦。

當時應美國教育顧問建議幼年生早餐加一枚雞蛋，以免營養不足，被幼生稱為「老頭班」的我們沒份。增蛋後，值星官一聲「開動」，整齊劃一的「喀」聲（敲蛋殼聲）就只我們桌上沒有，中隊長林振聲中校認為不妥，乃於榮團會提議自費購買，當場舉手通過。另外，每次放假到東港，都會遇到奇異目光，甚至被笑著探問，幼校怎會有我們這般老的學生（我們當時實際年齡才二十一、二歲，其實也不算老）。

轉眼一年已過，因大禮堂整建，我們的結訓典禮就在大操場舉行，同學與隊職官一同站在升旗臺前；教育長、處長、大隊長等校部長官站在臺上，就在劉為城校長致詞勉勵時，一架AT-6由北衝場而過，大家連編號

都看得見，校長抬頭望一下繼續講話，不意該飛機又由東港方向飛來，過場時還側身招個手，於是校長轉頭對大隊長說：「給陳（御風，航校三期）校長打電話報告一下。」

官校第一回 爭光很多

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中旬，畢業典禮次日，我們成為官校學生大隊二中隊的學生，次日早餐時，除看到對桌第一隊的四十二期四班學生（約十來位）外，還看到角落裡孤獨坐著一位學生，他就是昨天以超低空飛行歡迎我們的人，回來就降班了。

當時為改制大學，官校正在實施整建，兩隊學生移住宿舍大樓一樓的半棟，該房兩邊有地板，中間有磨石子走道，四班飛行生住進門左手邊，氣象生在右邊，雙人床擺在地板上，各自打理內務，中間通道輪流清理。磨石子地面很容易留下軍用皮鞋底子的黑印，未免兩隊學生有相互責怪的爭論發生，兩位隊長商量後，分半而治，各自維護起半邊走廊的潔淨，這一來，激起了大家的榮譽心，走廊乃成光亮無塵之景。

我們的第二任隊長是鼎鼎大名的十二隊（偵照）李盛林中校，少校時的他，於民國四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

，駕駛RF-86F，飛福建平潭實施偵照任務，回程中，爲了閃避米格機追逐，致使油料不足，迫降香港啓德機場，歷經協商於三月初始返國。

李隊長是位噓寒問暖、慈父家長型的好長官，隨時叮嚀爲人細節，印象最深刻的是，當正期生薪水由二名列兵調升到中士時，他苦口婆心要我們到聯勤收支處辦分期付款，因而讓我們有了第一桶金，畢業分發臺北才得以應付那花花世界的開銷。

那時官、機、通、防、幼都屬空軍訓練司令部管轄，每年有聯合運動會、五校演講比賽，在岡山三校每季還有閱兵觀摩，後來依總政戰部律定，辦「兵演兵，兵唱兵」的小型康樂比賽。

前面已提到，兩班學生不到五十位，競賽一定很虧對吧？然因爲四十二期的王明生是亞運國手，氣象班夏敬恆身高一百九十公分有餘，還有後來打過虎風隊的兩位能手，籃球冠軍自是如探囊取物。

而民國四十九年的演講比賽，我爲學校抱回個人冠軍杯，帶隊爭得團體第一。氣象生王汝大與阮根固說學逗唱都在行，不但代表官校獲得四校榜首，還入選軍校代表隊，到三軍各營區巡迴演出，成績斐然，其他獎項

繁多，不再列舉。

試乘生由同隊到好伙伴

四十三期學生是第一批先到校試乘，後入伍的學生，該批學生與我們氣象生同起居，大家相處很愉快，其中陳肇敏、林所里及葉天翹等後來都與我成爲好友，幫我很多。譬如：民國六十九年抗旱，氣象與屏東兩聯隊共同執行高空增雨二十八天，出動C-119機一百零九架次，正在航務組任職的葉天翹，調和鼎鼐，而阮根固與譚幹三（大家都叫他「老么」）得緣轉習飛行，阮根固試乘未過，回班受訓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譚幹三離班前，四位好友相約著軍常服遊大貝湖（現稱「澄清湖」），右起依序爲阮根固、譚幹三、戴連碧和作者。

二六七公克

· Vera ·

你喜歡蜂蜜嗎？我喜歡，喜歡吃蜜，享受純蜜在口中流動的香甜滋味。近期透過媒體報導，我才知道一罐重量兩百六十七公克的蜂蜜是如何的珍貴！

蜜蜂每趟採蜜，平均飛行三公里，僅能帶回零點零二公克的花蜜，要採一小罐兩百六十七公克的花蜜，小蜜蜂必需飛行約四萬公里，也就是繞地球整整一圈；而一小匙約八公克的蜂蜜，蜜蜂也需繞行臺灣本島一周。看著眼前一小罐澄黃晶亮的蜂蜜，感恩之心油然而生。

其實，該感恩的又豈止於給蜜的蜂群，能夠吃著可口的飯菜，我們須向農夫耕者的汗水致意；能夠住在堅固的樓房住屋裡，遮風避雨，我們須向建築工人冒險登高，砌泥築牆的付出致意……，豐饒的自然萬物、身邊的至親過客，事事物物都值得我們投以敬重，報以感恩。感恩其實不難，只要長存知足的心，去體察和珍惜所有，並如小蜜蜂般，盡己之能，奉獻付出，就能爲自己與社會帶來美好、帶來幸福，帶來感動。